

牧爱堂编

(清) 赵吉士◎著
郝平◎点校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牧爱堂编

(清) 赵吉士 著 郝平 点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牧爱堂编 /（清）赵吉士著；郝平点校.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4060-7

I. ①牧… II. ①赵… ②郝… III. ①判例—汇编—
中国—清代 IV. ①D9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4623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牧爱堂编

（清）赵吉士 著

郝平 点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060-7

2017年4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5 1/2

定价：98.00元

出版前言

赵吉士（1628—1706），字天羽，又字恒夫，号渐岸，又号寄园，清初休宁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旧市村人。幼年寄籍杭州，顺治八年（1651）中举，康熙七年（1668）谒选山西交城县知县。在任五年，政绩卓著。莅任伊始，修葺城池、选练乡勇、严格保甲，最终彻底平定了盘踞深山、滋扰地方多年的山寇。累官至户部给事中，晚年任国子监学正，寓居北京宣武门外的寄园，以诗文和考据自娱。《清史稿》有传。

赵氏性好古，工诗文，主要著述有《寄园寄所寄》、《万青阁全集》、《林卧遥集》、《续表忠记》、《牧爱堂编》等。此外，还主持编纂了《徽州府志》、《交城县志》。赵氏著述近年多次影印或整理出版：其中《寄园寄所寄》，清末及民国已有刊本流传，近年则有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1996），以及黄山书社的《徽学研究资料辑刊》点校整理本（2008）。《万青阁全集》，则有齐鲁书社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1997），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代诗文集汇编》本（2010）。《续表忠记》，有（台湾）成文出版社的《明代传记丛刊》本（1971），后明文书局再版（1991）；还有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1997），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四库禁毁书丛刊》本（1997）。《林卧遥集》，有齐鲁书社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1997）。

《牧爱堂编》则鲜见刊本，少为人知。《牧爱堂编》是清康熙七年（1668）至十二年（1673）间赵吉士任交城知县时的公文书牒总集，共十二

卷，收录39类内容，约20余万字。《牧爱堂编》作为赵吉士治理交城五年的工作总结，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首先，《牧爱堂编》包含丰富的社会史文献。农田水利方面，如第一、二卷中的《开凿龙门渠碑记》、《开龙门渠祭山神文》、《祭水神文》、《开龙门渠祭高离山文》记载兴修水利的情况；而第十卷中的《一件永禁卖水积弊以平人心示》、《一件按亩分水示》、《一件照区分水按日轮灌立案永遵以均河利事》则涉及水资源分配方面的文献。民间信仰方面，如关于当地的狐突信仰崇拜，第一、二卷《募修狐大夫庙疏》、《祭狐大夫突祈雨文》等即为相关记载。工商业发展方面，如第十二卷《一件执结文状事》、第五卷《一件事情究禁事》涉及对当时皮货从业者的征税及管理等情况；第九卷《为疏通盐引事》则述及当时山西私贩土盐的情况。城市环境治理方面，如第九卷《如禁约事》一文，针对当时毛皮产业对环境的污染问题，提出浚湖植柳、筑堤养鱼、禁止泡皮排污等措施；《一件种柳事》，则直言“欲为尔地树百年之人，先为此方蓄十年之木，他日浓荫夹道，绿影满城……”此外，《牧爱堂编》中大量的民事、刑事案件中，还包含丰富的有关家庭、婚姻、民俗等方面的文献，限于篇幅，此处不便一一枚举。

其次，《牧爱堂编》收入甚为丰富的法制史文献。赵吉士任知县期间的审判活动史料，包括赵吉士本人的题奏及详文，以及其上司官吏的批语、驳语、判语等，生动地记载了当时发生的各类纠纷、犯罪活动和司法审判的情况，为正确地认识古代的司法制度、审判程序、司法文书种类及行移程式，以及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审理等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对于中国法制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司法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正是因此，杨一凡先生在新近编纂的《历代判牍案例新编》中收入了《牧爱堂编》中赵吉士断案的往来公文。

最后，《牧爱堂编》是赵吉士作为山西基层地方官员居官生活的真实写照。内中不仅记载了赵氏治理地方、审判案件、剿除山寇、兴修水利等方面的事功，还收入赵氏任知县期间与各级官吏、当地士绅的诗文交往以及书

信，对于今人了解当时的官场生态以及基层官员的内心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清史稿》中赵吉士入《循吏传》，可见其行为对于后世官吏为官有垂范作用，而1957年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编《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法律出版社）一书也将《牧爱堂编》与《牧令书》、《牧令书辑要》、《牧令刍言》、《牧令须知》一起列为古代地方官为官指南类书籍。

如上所述，《牧爱堂编》对于社会史、法制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亦足见其有进一步整理以广流传之必要。清康熙十二年，《牧爱堂编》在山西交城初刻，流传不广，至清嘉庆年间，“已历年久远，向来刻板多有残缺不存者，苟不仍其旧书而补修之，是将赵子之心、之迹之久而渐湮也”。（嘉庆补修版《牧爱堂编》卷首王鸿文《序》）嘉庆十五年，王鸿文曾修补旧板，重新印刷。康熙初刻本现在已经难以见到，嘉庆补修本也非常稀见，幸而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本书的点校即以山西大学图书馆的藏本为底本。此外，《万青阁全集》也收录了《牧爱堂编》的大部分文章，但次序有所调整，其中不乏文字润色改动之处，非复《牧爱堂编》原貌，所以此次点校，并未用《万青阁全集》的相关文本参校。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本湮漫残缺之处，则依据《万青阁全集》补正。由于没有其他的本子比对，此次点校以标点为主，不做校勘。《牧爱堂编》是一部自刻本的文集，刊刻质量不高，刻本的舛误之处和异体字极多，笔者直接改正，并未加注释，这是需要说明的。此外，为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赵吉士其人，笔者特将朱彝尊的《朝议大夫户科给事中降补国子监学正赵君墓志铭》、《清史列传·赵吉士传》以及《清史稿·赵吉士传》辑录出来，附在《牧爱堂编》正文之后，方便大家阅读。

限于点校者的学识及水平，点校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冀望方家指正。

郝平

2016年5月于山西大学

序

忆去年春，赵子天羽谒选得交城。客有谓予者曰：“以赵子之文学丰采，荫映海内，虑无不为石渠金马重而乃为令，又赵子试上等，应受郡李。李与令级虽平，体貌悬甚，而赵子奉新令甲改授，得无有违情拂志，遂生骚屑不平之感乎？”又曰：“赵子少年豪俊，交游最广，所至车盖侯门如织，今即为令，亦应得吴楚间通都大邑，有文物声名，足以恣其鼓舞发摅之用，而乃就太行山邑，得无有傲情放志，遂著彝然不屑之态乎？”又曰：“赵子才负四应，天下何事足以当其意者，蕞尔交城，固荆棘之栖也，得无逞其一往之气，击断刳割，或涉于泛驾者乎？”予曰：“否也。赵子量远，远则不以目前所不足者自隘，赵子学静，静则不以一己所有余者自恃。赵子正未可测也。”后数月，客从晋来，谓予曰：“赵子固不以令也而轻易之也。赵子固不以交城也而鄙彝之也。”予曰：“何以征之？”客曰：“赵子至邑，即集其父老子弟于庭，殷勤恳恻，求其疾苦，而谋所兴革，次第举民输租。至者虽穷乡僻处之农，从未见县城官署，皆得从容阶下，自言其情以讼；至者即孩稚妇妪，必解颜下气，不厌委曲，察真伪，民乐而亲之，以为凡令兹者，齷齪丛鬪，置勿论已，若英妙颖发，率尊严如神，伍佰震呼辟除，小民先怵惕喘汗莫能达，胥吏反得借威福为奸慝，今似此是与民揭云雾而睹青天也。又莅任有公费计里，听云‘例也’；征租有羨余以备耗，亦云‘例也’。牙侩各分日应薪、米、盐、蔬以及布帛，价十给五，中又有分蚀之者，亦无不云‘例也’。凡此举民所甘心趣赴，恬不惊怪，安固，然赵子一旦划革，若恐浼

焉。民以为作吏者方将强民所不愿以困民也，歌之曰：赵公齿，漱汾水。又开浚渠利，躬自相度形势高下，远近利害，为民设千百年计，以与雨暘平。嗟夫，吏之传舍其官也久矣。又至邑，辄共城隍神，誓毋以苞苴贻神羞，及五月告旱，甫祷神祠，雨随车下，三日沾足，岁用稔，盖赵子之与神相信也深矣。以故流移尽复，夜犬不吠，于是聚学校士子，偕之讲析经义，示之师承，训以作文，勿为俗囿。月有课，季有试，士风丕振，不翅文翁之治西蜀，吴公之守河南也。至于决狱通敏而莠民悉薙，执法严一而蠹胥悉祛，皆余事耳。盖赵子之不轻易其令，不鄙彝其民如此。”予闻之，笑曰：“予向者固尝言赵子之量远而学静也，奚俟今日哉。方今晋中大吏皆以丰沛勋臣用，明无所不达，廉无所不亲。为令者，易于见守，易于见才，赵子旦夕登荐牍循吏名彻帝座矣！”客又曰：“人非始之之难也，而终之之难。赵子勤于始也，得无怠厥终乎？”予曰：“向固谓赵子量远而学静也，岂有远与静者而终始之虑哉？行与院中，同待漏矣。”客以为然，遂揽笔述之为序以寄。时康熙八年四月朔三日，淮南龚鼎孳拜题。

叙 言

恒夫先生治交五载，龔乱诘奸，教养备至，蔚然称大治。大中丞达公上其功于朝，奉特旨议叙，后不为例。煌煌旷典，人皆荣之。余曰：“繇今日以观恒夫，诚可贺，繇受任来，迹其励志捐躯，出交民于刀兵水旱，以有今日也，则毛发有不寒，而股有不为之栗否？”夫人才有全有偏，能为剑者不必能为琴；造父之御不必兼绳卫之射，才限之矣。古贤君听琴瑟思志义之臣，聆鼓鼙思将帅之臣，闻钟磬则思久封疆之臣。是三臣者，国之宝也。然当其拊髀以思，谓：“得一已堪佐理，安望兼之者乎？”余与恒夫交二十载矣，始偕侍御道南胡公晤于姑蔑，日赋咏棋酒为欢。恒夫年未请纓，雄文夺纛，侠慨不可一世，纵谈当世务，指顾风生，道南心之，顾余曰：“异日幹造化机而卷舒在手，必吾同门赵子也。”戊申春，余游燕山，再晤恒夫于峨眉寺啸旅轩，适梓《两尊人双寿赠言》成，亟索余诗补入。未几，以郡李改授交城令，而余亦偕及门泓庭王子楚行，不相闻问。五年，迄癸丑，余客纯（屯）留，距交四百里，闻太夫人讣，策蹇卢川，申炙絮之奠。会恒夫已晋秩版曹，摧痛转剧，对余呜咽。但孺子泣而已。余亦涕出失声，已执手相慰唁，久之，恒夫曰：“不孝待罪晋地，骇弩机，伏虎尾，春冰濒危者数矣。赖大中丞弘推置之怀，曲垂诱迪，俾下吏洵，少展辟肘，不然皮骨久靡碎。即今日哀毁余生，安复望耶？”余熟察恒夫寝处，苦次，饭浆水，茹瓜蔬，形容枯瘠，方寸忽忽，如先日强起视事外，一切笔墨都废。旧所镌《牧爱堂编》数卷，系始任时业，乃以岁簿牒详案，泊往来赠答诸文，悉散漫填

委不复理，门下诸君子远来襄事，汇茸成帙，窃相语曰：“师治吾晋，无一事不可法，无一语不可训，业有成编，曷续广之，以表式将来，俾一片苦心热血咸禀为玉律金科，真我周行，以当尸祝，不亦善乎？”遂付剖氏，而问余一言叙其概，余唯唯谢不敏。然余观替人着能声载在史册者，廉隅飭矣，而御侮或不足；岂弟颂矣，而击断或非所长；能御侮矣，击断矣，或顾忌縻束中怀疑阻，弗克骋。恒夫初莅交，一切耗羨陋例划革悉尽，清积逋，平累都，均城守，端士习，奉己严洁，而政教一尚宽和。每断狱，立与剖决，面定案词，判其曲直。受责者，无不叹服去。至茗地方利病，必详陈端委，纤屑洞达，当事鉴其诚，所请必遂，如斩蠹逐旗。复厂凿山皆创行惊俗之举，而呼应如臂指标影，治化益蒸蒸义，古所称志义之臣非欤。其待山寇也，示以威信，初劝徕慰抚之，不矜声色，恒如无事。然至沉机神算，瞬息倚伏，俾狙而莫予忌，卒之鱼腴兽骇，罔知所措，盖默范围数百里山径无遁形，遂操券而获，不媿古名将方略。繇是境内平，而全晋胥赖。宁宇封疆之寄，无大是者，奚止一令长任耶？昔章文懿功著旗常，一生以不得临武为恨，刘忠宣欲得一亲民之职，不愿骤躐京堂。恒夫之宰交也，师保而干城，循良而将帅，为令之荣于斯已极。不知两先生视此又当如何叹羨耳？抑闻之大器不器。恒夫萃数人之长，为时全才，奢取诸造物，而莫为概限，经纬弘通，诚不世出之奇，为当事叹奖而倚信之，乐嘉与以有成也固宜，是堪上应当宁拊髀思矣！余促装匆匆，辄翻阅兹编，深叹其本末综贯，经术闳深，且复心剿形瘳，不顾身家利害，措民衽席而敝之刀兵水旱之余，至今披其文，追维曩事，犹为之毛寒股栗不能自己。藉非恃有卵翼之者，岂易奏鸿功而荷圣天子特达之知哉？异时服阕赴部，应黜管商卑烈，控马鞭筹如杨本庵少保，伸绌为羸，使国家不可一日无此人，固恒夫素裕之略，请以是编为嚆矢矣！敬为之序。时康熙癸丑仲夏日，甬水年家眷弟李文缙昭武甫顿首拜撰并书。

又 序

余读《牧爱堂》一书，而知赵子，信非常人也。盖本其胸中之所蕴，而发之为文章，施之为事业。其体则甚备也，其用则甚宏也。循是而行，夫岂独为区区一邑治哉！惟是历年久远，向来刻板多有残缺不存者，苟不仍其旧而补修之，是将使赵子之心、之迹至久而渐湮也。爰采其遗书，详悉而搜阅之。其有残缺者，计卷而重付之梓，是固藉以志余向往之深，而赵子之心、之迹、之寄于是书者，亦将藉以垂诸不朽也。嘉庆十五年仲春，粤东王鸿文撰。

总目

牧爱堂编·艺文 / 1
艺文卷之一 / 3
艺文卷之二 / 45
艺文卷之三 / 59
艺文卷之四 / 75
牧爱堂编·详文 / 115
详文卷之五 / 117
详文卷之六 / 165
详文卷之七 / 205
详文卷之八 / 239
牧爱堂编·告谕 / 277
告谕卷之九 / 279
告谕卷之十 / 305
牧爱堂编·参语 / 333
参语卷之十一 / 335
参语卷之十二 / 357
跋 / 391
后 记 / 393

牧爱堂编·艺文

自叙

柳柳州云：“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和平，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天下职务之琐细繁多者，极于令而止。簿书之纷纭，词讼之听断，冠盖之往来，即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安所用其心哉！交，岩邑，四方贤士大夫过无虚日，粮逋而人好讼，顾安所得游息之物，高明之具，因时以为文章乎？然亦稍幸吾气之不甚烦，视之不甚壅也。若夫所谓清宁和平，恒若有余，以几于理达而事成，其然哉，其然哉！恒夫赵吉士识。

牧愛堂編

藝文卷之一

序

重修《交志》序

方域广而时代遥，建置沿革，疆里分合之殊，樊然其不一也。世阅世，人阅人，其间治乱得失，往迹新猷，可法可垂之成效甚多，不有纪载，后何述焉。《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籍。秦丞相府图书周知郡国险要厄塞，户口多寡，强弱之数。班史志地里，兼及民风俗尚。后代方隅郡邑，或记山川，或记风土，或记先贤耆旧，至今犹有传者。逮故明而一统有全志，下及府州县卫，莫不修定志书，发凡起例，要皆综古人记载之体而备书之。存故实以俟来者，俾为政者有所考据，具悉兴除厘治之要务，民各安其俗而乐其生，用使长理而不乱，志之有裨于治也大矣。交邑属古晋阳，为省会西南岩邑。地居四塞五原之间，民仍忧深思远之意。旧《志》修于历城周君，迄今七十余年，无继而辑之者。余愧非史才且寡识也，然既承乏令兹土，老成未谢，轶事可稽，敢复因陋就简，以

逸所传闻？交虽一邑，其（《交城县志》作：岂。下简称《志》）能违天时，逆地利，倍往制，拂人情，以为治乎？吾考天文，吾得以省灾祥，顺四时之序，以导吾民；吾考地利，吾得以辨土性，则三壤之宜，以养吾民；吾考建置、食货，吾得以察古今，鉴得失，因时损益，以利吾民。至于官政有考，某（《志》作：谁）无闻，某（《志》作：谁）贤以传，吾因以自励。选举人物有考，吾将以为为善者劝，为不肖者慕；艺文有考，吾得以见世道人心之升降与政事之治忽，《志》之修举，又乌可已哉！邑绅武公以洛宰擢秋垣，所纂《洛志》与公奏议并传，家居益不忘学，悯邑乘阙轶，留心采揽久矣。余与互相质正，考订参稽，遴诸生能文者八人襄事焉。始于康熙己酉仲春，历八月而告竣。于是交邑之往迹新猷（《志》作：往事陈迹），粲然垂诸简册。余因之有所感矣，邑志古史之遗文之切于治者也，承平则修明，乱则湮废，故明之季，盗起秦关，躏三晋，民救死扶伤之不给，吏治日偷，何暇问图籍事？我（《志》此处多一“皇”字）朝混一天下，除乱救民，登元元于衽席，恤甲之治成矣。然长吏碌碌，奉簿书期会，急催科，防草窃，日凛凛（《志》作：廪廪）焉，恐挂令之章程，不遑彬彬于文治。余大惧岁（《志》作：发）往事湮，久则莫可考述也。夫稽古成书，黼藻润色，其事必在民安物阜之日，经久道化成之余。今余莅职甫匝岁，虽黽勉（《志》作：拮据）从事，百务渐举，未（《志》作：未）敢云利毕兴、害毕去也！而幸逢圣朝治（《志》作：改）化之翔洽，沐（沐）制府抚公清惠慈祥之（《志》，无此字）施重，以方伯宪长诸大人君子仁恩轶于往昔，风声播于遐迩，虽以余之驽钝，不致陨越，获免于罪戾。庶几狱讼简，耕桑兴，弦诵起，无复逋赋草窃之习，足烦司土者之隐忧，不及是时歌舞太平之盛，修举废坠，成纪载以示来者，余何以自安于心哉！余亦为其必（《志》作：也）不可已者而已。皇朝亿万斯年久安长治，则继我而令交者，以时嗣为纂述，无俾阙轶焉，是余所深望也夫。（《志》中尚有“康熙己酉冬日，赵吉士题于交署之卧琴轩”一句）